

诗路放歌

史海钩沉

这里是郑州

侯惠霞

你从八千年的裴李岗文化走来
你从六千年的大河村部落走来
你从五千年的黄帝文明走来
你从三千六百年的商城走来
你从那构思精巧的彩陶双连壶
那莲瓣中振翅欲飞的青铜鸮
那雄浑绵延的商代古城墙
诉说着你历史的厚重与沧桑

这里是黄帝故里郑州
是华夏龙脉——
炎黄子孙精神的图腾
我们的祖先最早在这里
点燃了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
这里是海内外客家人的祖根
从这里诞生了
博大精深百家姓
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基因
在每一个龙的传人
血管里沸腾

这里是天地之中郑州
中岳嵩山 三教合一
少林功夫 天下传颂
千年书院的馨香
至今仍浸润着
一座历史名城
这里有楚河汉界
汉霸二王城
有康百万浓缩着河洛繁荣
二七塔 见证着时代大潮风起云涌
花园口 目睹着时代变迁绿城振兴

这里是商都郑州
青铜器锻造出
最早的商业文明
而今“米”字形高铁网
郑欧班列 空中丝路
中大门、E贸易
像一条条纽带
联接着这座现代商贸城
与五大洲的血管和神经
她穿过历史的云烟
一路御风而行

这里是群英荟萃的宝地
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名相子产 治国有方
思想家列子、韩非青史留名
建筑宗师李诫
一代名士许由
艺苑大家郑虔
农民领袖陈胜……
群星璀璨 交相辉映

这里是文学艺术孕育的沃壤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是《诗经》郑风里的爱情吟唱
“秦蚕到死丝方尽”
“吹尽狂沙始到金”
是大唐诗韵的千古回响
嵩阳书院 留下了程门立雪的佳话
笔架山下 走出了一代“诗圣”杜甫
如椽巨笔 写就“诗史”华章
“诗王”白居易 乐府新风开先河
名篇广传报朝堂
“诗豪”刘禹锡 在平仄仄仄的韵脚里
挥洒出旷达与豪爽

这是依偎在
黄河母亲臂弯里的月季城
郑——郑县——郑州
述说着她的前世和辉煌
古老与现代 传统与开放
在这里交融、碰撞
这是扬起龙头、领跑中原的郑州
这是活力四射、走向世界的郑州
青铜鸮早已迎着霞光
在大河之畔振翅翱翔
鸣出了新时代的交响!

日子待得更久一些，仓爷更是看出了秦人和豫人的差别。
两地一为中、一为西，原本都曾首善之区，繁华之地。又同在朝代更替时，遭刀兵多次戕伐。坡上的草早已染过鲜血，骨头也曾被砍断过多次。所以，两地人都是以气傲骨，那咽喉处自然就是命门了。
不同的是，秦人终究是要喊出来的。秦人走出家门，八百里秦川，一荡荡崂崂梁梁，起起伏伏。塬和塬之间，看着离得不远，却又隔着深沟大壑。人心也就有了起伏，当硬则硬，当软则软。越是人烟稀少处，越要野性地、长长地喊上两嗓子。那是给自己壮胆呢。于是这里就成了一块歇地。一代一代传下去，则为秦腔。
而豫人呢，大多居一马平川。鸡犬相闻，人烟稠密。人多言杂，言多失，则只好咽下去。那吼声在九转迴肠里闪着，一个个修成了金刚不坏的躯壳，内里却是柔软的。分明在等着一个象象的人，尔后就断跟着他走。因那吼久闷在心里，喊出来就炸了。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则为豫剧。
秦人的厉害，是让人看不出来

清嘉庆七年(1802年)，一位年轻人以拔贡身份进京，在朝考中夺得了二等第二名。最后，他签分河南，被授予武陟县知县。赴任前，他兴冲冲地去拜会老师莫宝斋。
听说学生当了知县，莫宝斋也很高兴，但还是决定考他一考，就问：“你怎么当好这个知县呢？”年轻人想了想，回答道：“以洁己爱民济之，以勤慎持之，以恒久实心实力，不敢苟且随俗。”莫宝斋手拈胡须，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个年轻人，就是栗毓美，山西浑源县人。或许是与河南有缘，栗毓美在河南的武陟、温县、孟县、西华、安阳、宁陵、开封、郑州等地，都留下了任职的足迹。每到一地，栗毓美都“实心实力”，践行他“勤慎”“爱民”的承诺。

栗毓美人生的辉煌，还是在治理黄河。道光十五年(1835年)，栗毓美擢升为河东河道总督，主管河南、山东等地黄河、运河的防治。
栗毓美对治黄非常上心，他经常乘小船沿黄河河道巡察，深入了解黄河的水情和沿岸的堤防情况。那时候，河南地区的黄河河滩上有一种“串沟”，开始时只是河流与堤坝之间的水滩，后来积水增多，便形成了水沟。一

治河能臣栗毓美

王剑

巨水沟与支河串通，往往会漫注堤下，威胁堤基。如果遇到大雨，河水、沟水连成一片，极易造成堤坝塌陷，河水泛滥成灾。面对这种隐患严重的串沟，究竟该如何应对呢？栗毓美陷入了苦苦的思索。

按照以往的治河经验，在串沟密布的岸边，多筑“埝坝”。所谓“埝”，就是用山木、柳枝、芦苇、秸秆等原料，裹上泥土、碎石，然后堆压而成的防水工事。用芦苇制作的叫“芦料”，用秸秆制作的叫“秸料”，用柳枝、山木制作的叫“梢料”。无论是芦料、秸料、梢料，均不能单独使用，需用土石填压，一层料一层土，堆积起来方成“埝工”。

栗毓美发现，这些“埝”，其实并不坚固，时间长了还容易腐烂，“备防不过二三年，实在虚费钱粮”。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办法呢？有一次，栗毓美在负责备料时，发现残缺的旧砖墙由于多年雨水冲刷、泥沙浸灌，非常坚固，大斧也难以凿开。他灵机一动：既然砖遇泥水会更加坚硬，那么能不能用砖筑埝、用砖代埝堵塞决口呢？为了验证自己的设想，栗毓美走访了砖窑的砖工。砖工们深知砖的性能，认为砖本身性涩，下水后容易与泥沙凝固在

一起，时间愈久愈坚固。用砖筑埝时，埝身与水面可以砌成钝角，加固埝身，不容易塌陷，而且砖不怕风吹雨打，烈日曝晒，储存方便。于是纷纷建议改碎石埝为砖埝。

栗毓美马上召集民工，首先在有险情的原武、阳武一带(今原阳、中牟境内)筑起了60多道砖埝。完工不久，恰遇一场大雨，结果旧有的埝坝好几处决口，而新的砖埝却安然无损。

砖埝试筑成功，栗毓美欣喜若狂。他当即把治黄经验作了总结，上书道光皇帝，建议设立官窑烧砖，推广“以砖代埝”的治河方案。不久，黄河两岸的水患区域开始烧制大砖。这种大砖，呈椭圆形，每块重20斤左右，中间有个圆孔，可以用绳子穿系，易于抛修，也可以砌筑坝体。直到1949年，黄河的开封段还没有砖料厂，专门烧制河砖，以补石料不足。

“以砖代埝”，是治黄工程的一次技术革新。栗毓美为此撰写的《治河考》和《砖工记》两部著作，至今仍是研究古代水利工程技术 and 水利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栗毓美担任河道总督五年，为国库节省白银一百三十余万两。在他任

职期间，河南地区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清史稿》评价治河之功时，称栗毓美为“当世河臣之冠”。

道光二十年(1840年)，栗毓美在视察黄河途中，病逝于郑州行馆，享年63岁。消息传到京城，朝野震动。道光帝痛失良臣，大为悲痛，他说：“栗毓美办事实心，今朝病故，诚为可惜！临终无亲属一人在侧，尤为可悯！”下令追封栗毓美为太子太保，赐谥“恭勤”，亲作祭文，恩准祭葬。民族英雄林则徐为栗毓美撰写了墓志铭，称赞他“帝任之专，公肩之力。财殚牵莛，虑枕炼壘。五载试行，厥功已丰。”

当栗毓美的灵柩从河南北上运往山西时，沿途民众挥泪相送，竟“千里不绝”。

栗毓美墓，坐落在山西浑源县城的东北隅，面对恒山，北依浑河。百余年来，这位治河能臣，一直被山西、河南百姓深深怀念。每年清明节，当一场细雨洒落，百姓们来到他的墓地或者庙前，烧上一沓纸钱，深深地鞠上一躬。在这里，人们谈到他，不称其名字，而亲切地唤他“栗大王”。而河南的老百姓对栗毓美，代代相传的只有一个称呼：河神。

新书架

《金枝》：追问两代人的成长

王蔚

家庭和个人的命运，挂在时代的航船上。所谓个人的爱恨情仇，其实是夹在时代缝隙里的几代人的挣扎、苦闷和彷徨，以及坚韧不拔地行进。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邵丽长篇小说《金枝》因关注现实、关注两代人的成长而引人瞩目。它讲述一个父亲在追求进步中建立了两个家庭，而他和他的子女们几十年却陷入各自的人生和人性困境中。半个多世纪以后，父亲从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悄然落幕。但是他留下的两个家庭，和在这场因局中缠斗不休的妻子和儿女们，却无法走出漫长的阴影。父亲像一棵老树，历经岁月的沧

桑洗礼，呈现出枝繁叶茂的盛景。但谁能知道，一棵树延伸出去的两条根脉，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成长？那些盘根错节的忧伤，又曾经为两位妻子和各自的儿女留下过多少难以追问的生命谜题？

《金枝》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一部分以自己的成长为主线，是站在成年人的视角，审视父亲和自己的关系，是以“孤单”“恐惧”“仇恨”为主要基调的；另一部分是建立在对生活的体察之上的，是体验、记录之后，对中国现代家庭的反思。这一部分建立在爱与自省之上，是作者被生活不断刺痛之后又不断成长和升华的写照。

寓言故事

山坡羊

李忠元

一只羊性格倔强，不太随和，总是和羊群背道而驰，别的羊都爱在平坦的草地上吃草，它却偏偏要走上山坡，总喜欢到背阴坡去淘气。
大大小小的羊都开始耻笑它，还给它起了个滑稽的“山坡羊”的外号。提起山坡羊，大家都笑它年纪轻轻的，不知道深浅，背阴坡里没有阳光直射，青草没有一丁点儿香味，那青草还能吃吗？山坡羊没有理会它们的嘲讽，日复一日，仍旧去背阴坡吃草。
而其他的羊总是挤在一起，“咩咩”欢叫着，向山坡羊投去了极其蔑视的一瞥，看山坡羊那么孤独和无助，有些老羊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动了恻隐之心，悄悄地呼唤山坡羊：“山坡羊，你个傻瓜，赶快到这边来吧，大家都在这里吃草，你却躲在背阴坡，遭受大家的白眼和孤独，何苦呢？”山坡羊不置可否，摇了摇头，依旧在他单独的领地里面画地为牢。
寒来暑往，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一年的时间就过去了。
草原上的草被羊们啃来啃去，所剩无几，渐渐地露出了惨白的地皮儿。羊们一如既往地，依旧在平坦的草原里挤来挤去，争先恐后地啃食地上可怜的青草儿。
有一天，有一只饥饿的羊终于抬起头寻觅起来，它竟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只一向被嘲笑的山坡羊仍旧不慌不忙，悠闲地在背阴坡散着步，悠闲地饱餐。饿羊真的发现了问题，它注视了一下肥肥胖胖的山坡羊，又回头扫视了一下身边的瘦骨嶙峋的羊群，若有所思。
后来，背阴坡里开始走来了其他的羊，一只、两只……

鸛鸣天·庚子岁杪感怀

王黎静

物转星移又一年，不凡庚子历辛艰。
追寻记忆曾无悔，速写经年亦坦然。
敲平仄，赋诗篇。情怀家国记心间。
风花雪月皆为韵，江海山河入律坛。

百姓记事

旧家难舍

高玉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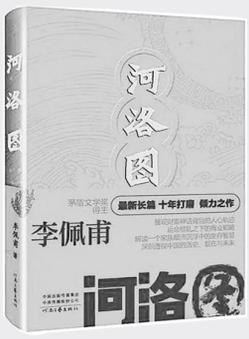
家是生活的港湾，感情的归属地。梦中出现家人家事，是每个人常有的经历。但我梦中的家人家事，却总是出现在我生长过的那个旧家；而实际上，我们搬离那个旧家已经28年了。这28年中，我们又有过几次搬迁，新居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条件好；但我梦中的家人家事，仍然是那个旧家。我不知道心理学家对此做何解释，于我而言，只能将其归结为旧家难舍。

我们的旧家位于父母单位办公楼与家属楼所在的一处大院里。院子呈长方形，南边是几栋办公楼，我们称之为前院；北边是几栋家属楼，我们称之为后院。前院与后院由一条长长的道路连接着；道路两侧密布着丛林、灌木、荒草，还四处堆放着一些建筑材料，散落着几处工房；虽然看上去有些零乱，却是我们儿时的乐园。
最神奇的事情是一个傍晚，我在灌木丛上发现一只花鸟，跟虎皮鹦鹉似的，就悄悄接近，拉弹弓去打，一发不中，再发还不中，于是趁着暮色，索性上前伸手去捉，竟一把捉住了！那

时家里没有鸟笼，我将鸟散养在家里，随它在灯绳或晾衣竿上落脚。时间长了熟悉了，我放学回家，它就飞到前院上；我写作业，它又飞到我手上，十分有趣。可惜有一次母亲不小心开窗，鸟飞走了；我闻讯又哭又闹，母亲好一阵子安慰。后来我想，这鸟如此有灵性，可能原本就是别人家养的；它从我家飞走，也许是飞回原主人家了吧！
调皮捣蛋的事当然也有，爬树上掏墙鸟窝之类，是最常干的。几十米高的烟囱，顺着扶手往上爬，全然不知

道危险。有一次正巧一个小伙伴的妈妈路过，见状吓得不敢发声，生怕吓住孩子；直到孩子从烟囱上下来，才上前一顿暴揍。还有一次和小伙伴爬树，一卷靠在树上的盘圆钢失去平衡，忽然倒地，正好将小伙伴压在下面，我用尽力气也搬不动，就四处大喊大叫；幸好跑来几个大人，小伙伴才没发生更大的危险。
最惊悚的事情有一天深夜，我被一阵阵叫声惊醒，原来是小偷撬我家的门，外婆正对着窗外大声呼救：“小偷来喽，呜——；小偷来喽，呜——”外婆是四川人，“呜——”的呼喊是他们家乡报警求助的专门叫法，也有助于声音的传播。但那时候，院子里留守的只有老人和孩子，尽管外婆的叫声悠远而凄厉，却没人敢出来救援。幸好小偷被外婆持续的叫喊声震慑，撬了一阵子便溜走了！
去年冬天，出于怀旧，我和几个姐姐相约回旧家看看。眼前的景象早已今非昔比，当年的丛林树木已经被密密麻麻的高楼取代；后院的几栋家属楼还在，由于年久失修，破旧不堪；当年的住户已基本搬走，留下的房子要么出租，要么关门落锁；院子冷冷清清，与当年嘈杂热闹的景象天壤之别。
隔着窗子往我们旧家里面观望（当年我们住一楼），房间依旧，几样简单的家具却很陌生，看样子也很久没人住过了。我们回忆着当年这里发生过的一桩桩，一幕幕旧事，时而开怀大笑，时而唏嘘感叹，仿佛回到从前，又忽觉恍若隔世。尽管已是人去楼空，满目萧然，但在我们心中，它却是我们人生的起点，永不凋零的梦境！

连载



也分红麦、白麦两种。红麦粒磁，味重、筋道；白麦肚圆、粉细、易发酵。各自的面味也是有分别的。
带着微醺的酒意，仓爷在粮市上逛着逛着，不由得兴奋起来。抬头看见一家大些的粮栈，商号叫作金济丰。他便信步走了进去。望着一排排开的粮柜和粮袋，忍不住

伸出手，抓起一把小麦摊在手里，看看、闻闻，随口问道：啥价？
粮栈的站柜看此人穿戴不凡，迎上来，笑着说：看来是位老客。你给个价嘛。
仓爷又把手里的小麦放到鼻前闻了，说：红麦。
站柜应道：老客眼亮哇。是红麦。红麦筋道。
仓爷噢了一声，说：可惜陈了。那站柜的愣了片刻，说：不会吧？刚收上来的。
仓爷说：不对，头年的，七分干。
站柜说：你再看看这袋。这袋如何？
仓爷从另一袋里又抓起一把，说：白麦。
站柜说：是。白麦出粉，面细。
仓爷放在鼻前又闻了，说：挺香啊。
站柜笑了，说：那是，这袋可是新粮。
仓爷说：错了。你蒙不了我，这袋是前年的，五分干。
站柜不服，说：何以见得？
仓爷捏起一粒麦子，举起来，说：你看这小麦的屁股？
站柜讶然：怎、怎的？

仓爷说：发情了。
那站柜的眼一下子睁大了，说：老客，这我就不懂了。麦、麦、这麦子还会发情？笑话。
仓爷举着那粒麦子，说：你好好看看这麦屁股，它比一般的都饱一些，有了粉意。你再闻闻，它香气浓，有些许酒气。你知这这是为啥么？这叫返春。它遭了，发情了。再过两三个月，它不霉的话，说不定就出芽了。
那站柜一下子呆了。他傻傻地站在那里，话都说不出来。片刻，他连连作揖道：服了。我服了。老客，看来你是个行户啊。我得好好向你生讨教，请先生里边请。
这时候，仓爷才醒过神儿来，忙说：对不住，叨扰，叨扰。我也是随口说说。见笑了。说着，就要走。
可这位站柜，竟被仓爷的一席话迷住了。他执意地往里让：先生，我让人沏壶好茶，请您老稍坐一坐。不为别的，我真的是仰慕先生。
仓爷看他让得真切，就说：好吧。那就打扰了。
就在这个时候，连那站柜都没有发现，不知何时，粮栈门旁停了

辆带蓝布围圈的驴车。轿车里下来的一中年女人，正站在门外听他们说话呢。跟在身后的丫鬟刚要上前招呼，却被这女人拦住了。她说：慢着，等等。
仓爷跟着前堂站柜进了后院，一步入过庭，就听见西厢房一阵噼噼啪啪的算盘响。那站柜一边说：请，先生这边请。一边随口解释道：月底了。总号派了人，正接帐呢。
仓爷随站柜进了西厢房的一个隔间，两人隔着一张八仙桌坐下来。一个小伙计跑进来给他们泡茶。那站柜说：请先生尝尝这茶。
仓爷端起茶盅喝了一口，说：好茶。是仙毫？
那站柜说：牛子仙毫。真服了先生了。敢问先生是？
仓爷笑着说：不敢。在下从河南来，不过是在仓署做过几年仓书而已。
站柜赶忙站起，又作了一个揖，说：哎哟，怪小的眼拙，原来还是位官爷呀。失敬失敬。
仓爷摆摆手，说：早就做了。在下，现在只是个生意人。